

1945年春，七百里雪峰山，
荡气回肠之抗战终曲……

抗战三部曲

雪峰山决战

林家品◎著

一段有血性，有智谋，又不失幽默的中日高级将领的对决；
一支由猎户、山匪、乡绅、女学生、雇工、老兵油子组成的民间抗日
武装队伍……谱写了中日“最后一战”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卑微身份的救赎，绵延不断的国仇家恨……
七百里雪峰天险，终让日军葬身西山！

SPM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峰山决战 / 林家品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18-09857-9

I. ①雪…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273 号

XUEFENGSHAN JUEZHAN

雪峰山决战

林家品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梁茵白雪

封面设计: 尚书堂

责任技编: 周杰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数: 195千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献给——

为保卫家园
与入侵日军战斗过的
日渐不存的
山民

—

一九四五年季春。扶夷江那本已暖和了的江风，忽然又刮得人脸上起苦瓜皮皱褶。

这天晚上，一条黑影如做贼似的，沿着白沙老街那条被日本人纵火烧了几天几夜、但依然存在的青石板街道，溜进了一间被烧毁、重建不久的铺房后面的杂屋。

这间重建的铺房，就是在头一年“走日本”时被烧掉的“盛兴斋”——我母亲和父亲将它重新建起来后，依然保留“盛兴斋”的名号不变。

“盛兴斋”后面的杂屋，住着我那瞎眼叔爷。

我叔爷自从在衡阳血战中被炸瞎一只眼睛，于衡阳城陷后侥幸救得一条命、逃回老家后，再没有人来找过他。

有谁还会来找他呢？一个顶替壮丁去吃粮的兵贩子，尽管他自己说是在夺鬼子的炮时被炸瞎的眼睛，尽管他自己说衡阳血战的那个惨烈……但老街人都不相信。没人证明。他的那些兵贩子弟兄们，都死了。就连守衡阳的第十军，也没了。

我叔爷似乎对世事已经看穿，他除了一天混两餐饭吃外，便是躺在这间杂屋里，不论白天黑夜，足不出户。起始，街坊上的人爱说，那林满群、群满爷呢？怎么难得见到他的影了？但说得多了，也就不说了，把他忘了。

我叔爷躺在这间杂屋里，从来不闭门。他懒得闭。闭门干什么呢？莫非还会有土匪、强盗来打劫？莫非还有贼来偷他的东西？土匪、强盗、贼若找上他，只会自认晦气。

“吱嘎”一声，用青桐木扎就的沉重的杂屋门被推开了。黑影闪进了屋里。

躺在用土砖架起的“床”上的叔爷，听见了那声“吱嘎”。但他一动不动。他心里暗暗好笑，终于有“梁上君子”来光顾他了。他倒要瞧瞧这位“梁上君子”能从他这里捞到些什么。

杂屋里自然不会点灯。溜进来的人于黑极的空间，一时什么都看不清。

“群满爷、群满爷。”黑影竟悄悄地喊我叔爷。

我叔爷依然不作声。他只是用那只尚留有点余光的眼，盯着黑影头部兀现的一圈白。

黑影身穿黑衣黑裤，但头上扎了块白汗巾。只这白汗巾，便说明他非“梁上君子”，而是乡邻。哪有夜里出来干偷摸勾当的“贴”个显眼的“标签”呢？我们老街及老街附近乡里的人，春冬之时，头上总爱以长布绕额头箍几个圆圈，说是怕江风吹晕脑壳。那绕额头而箍的长布叫做包头布，包头布或灰或青，为染色的粗丝绸布，但出外干活或无钱买染色粗丝绸布的人便用汗巾代之。

来人一开口，我叔爷已经知道是谁，但他还是不吭声。

“群满爷，在屋里吗？”来人一边继续轻轻地喊，一边摸出洋火，“嚓”地划燃一根。

火光一亮，我叔爷迸出一句：

“老春，你是找错地方了吧，你找相好该到城里去。”

我叔爷从衡阳血战捡回一条命回到老家后，白沙老街已遭日本兵的洗劫，老街全被烧毁，躲进神仙岩的百姓全被日本兵用烟熏死，侥幸活下来的女人已不多……故而我叔爷说他找“相好”该到城里去。这“相

好”的意思又不光指情人，也指倚门卖笑的堂板铺女子。

老春是来人的一个外号，因为他专靠帮人舂米过活，也就是打短工。打短工比做长工自由，帮一户人家舂完米，得几个零钱，又有人来找时，想干的话去干一下，不想干时，委婉地推脱，上城里玩去了……到得无钱买米下锅时，再去找人家帮工。他人长得高大，有一身劲火，人家踩碓舂米全靠右脚，他左脚右脚“左右开弓”。那“舂碓”在乡人的话里又有暗指男女之事的意思，他这个光棍便得了个老春的外号。

老春突然听得从杂屋角落里传出的这一句，反而吓了一跳。

老春忙说：

“群满爷、群满爷，别说耍话子，我找你有急事。”

我叔爷说：

“找我有急事？鸟急事！我群满爷现在成了瞎子，任什么急事也轮不到我。”

老春就说是要请他去议事，议的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叔爷说：

“什么议事、议事，那在外地方叫开会！老子吃粮时在队伍上开过会，现在不吃粮了，什么鸟会都不去，别拿人命关天来唬人，老子见过的死人的事太多了，在衡阳战场上，那人是一片一片地倒下……”

我叔爷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话了，这一说开，就有点止不住。

老春忙打断他的话，说：“对、对，是开会，是个十万火急、非要请你去才能开的会！”

“为甚非要请我去？”

“你是打过衡阳血战的人啦！”

老春这么一说，我叔爷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总算有人记得他是在衡阳血战过的人了。

我叔爷本要大发一番感慨，他妈的老子在衡阳为国卖命，他妈的老子和日本人死拼，他妈的老子的弟兄们全死光了，他妈的老子总算捡回

一条命（我叔爷在衡阳血战的事见作者所著《兵贩子——抗战三部曲之二》），可老子成了瞎子，老子这瞎子回来却连个抚恤都吃不到……然而，他说出来的却是：

“行，你老春是头一个来找我的。我就看在你这‘头一个’的面子上，跟你去参加一次什么紧急鸟会。”

我叔爷原本在这白沙老街是个甚事都无所谓，只要能“搓”到一餐饱饭吃，或赚到几个零花钱，从来就不讲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人，所以他才会当兵贩子。然而他这个兵贩子从衡阳血战回来后，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以参加衡阳血战为头一脸面的人。如若有人说他或他的弟兄们在衡阳打仗的半点不是，他就会和人拼命；反之，他立即视人为生死兄弟。老春虽然没夸他，但说了句“非请他这个打过衡阳血战的人去”，他当然就已经有了面子，而且得给老春面子了。

我叔爷从土砖“床”上爬起。老春又划燃一根洋火，找油灯。我叔爷要他别找，说他这房里从来就没有油灯，他也不需要那什么油灯。

“这就是瞎子的好处。”我叔爷说，“我一个半边瞎子，省了好多油钱。”

我叔爷跟着老春走出杂屋，往那个会议地点——一座废弃的乡下祠堂而去。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个由乡人组织召开的紧急会议，竟然又使他碰上了在衡阳血战时的死对头——原属日军第十一军的第六十八师团！

1945年季春，这个第六十八师团，在日军即将发动的“芷江攻略战”中，又担任左翼攻击队的主力，其进攻的第一目标，就是我的家乡——新宁县城。

日军大本营所称的“芷江攻略战”，即雪峰山会战。雪峰山会战系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大规模会战的最后一战，又称湘西会战。

日军自上年春实施“一号作战”后，占领了粤汉路，又以极其惨重的代价攻陷衡阳，占领湘桂路，攻势确乎凌厉，自四月到九月，连克河南许昌、郑州、洛阳、湖南岳阳、长沙、衡阳、东安、零陵、宝庆（邵阳）、新宁。继而攻陷广西全州、桂林、柳州、宜山、南宁。但就如我们家乡人所说，日本人打进广西，那就快完蛋了——“日头到了西边，焉有不落之理”？！我们家乡人的这种讲法，虽然是如同测字，似乎牵强附会，却是曾经过历史验证的，想当年，长毛金田起事、永安建制、围桂林、取全州、攻新宁，欲取道扶夷江，水路直下宝庆，尔后北上；我们家乡的江忠源训练起湖南第一支团练，蓑衣渡一战，打死南王冯云山，长毛不得不改道北上。江忠源的“团练之法”为曾国藩袭用，遂成湘军。然而，当江忠源以累累战功直做到巡抚，去守庐州时，我们老家人就说，江大人万万不可守庐州。为甚？我们老家人念“江”为“钢”，云：“钢入炉中，焉得不化？！”江大人不听，硬要守庐州，结果呢，可不就在庐州死了！

我们老家人对日军进占广西的“预言”，当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安慰法。然而，日军的实际战况却似乎正在验证着这个“预言”：是年，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作战的愿望并未真正实现，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与破坏，未能通车。相反，日军的战线越拉越长，兵力已严重不足，且其所占领地之军事要点、运输线，不断遭到中美空军的轰炸：

五月二十二日，江西遂川日军兵站被炸。

七月九日，日军设在湖北监利白螺矶的三个大型机库遭到袭击，一百一十架飞机被击毁；二十四日、二十八日，白螺矶又遭两次空袭，五十四架飞机被毁。

自七月下旬到九月，日军在新市、汨罗、岳阳的兵站、基地均遭轰炸，湘江江面的一千多艘日军运输船只及大型铁甲舰被炸毁，数千名日军被炸死；衡阳的六处供应站遭轰炸；长沙南站、衡山、祁江等地的日

军军车、货车二百多辆被炸毁；主要公路桥梁、铁路桥梁皆遭轰炸……

日军不仅陆路运输陷入停顿状态，就连长江和南方的航运也陷入瘫痪。

其时，日军已占领浙赣铁路沿线所有机场，又已占领衡阳机场，那么，这些来轰炸的中美空军到底是从哪里起飞的呢？

日军大本营断定中国还有一个秘密机场，但这个机场到底在哪里？一直到民国三十四年初，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汉口机场被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日机四十九架被炸毁后，才获悉原来在湘西芷江。

芷江机场为中美空军的秘密前进机场。民国三十三年夏初，援华美军已大批来到芷江，在芷江七里桥、竹坪铺等处分别设立“美空军司令部”和“美军后勤司令部”，驻扎芷江的中美空军有空军第一路司令部、第一轰炸大队、第四战斗大队、第五中美混合大队。各型飞机停驻达四百多架，美国的地空人员有六千余人。中美空军就是以芷江机场为根据地，不断起飞对平汉、津浦、粤汉及湘桂各铁道及长江航运进行轰炸。

芷江机场，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于是，日军大本营决定孤注一掷，发动“芷江攻略战”。务必要合围芷江，夷平中美空军基地。

日军从湘中起兵攻夺芷江，非跨越雪峰山不可；而中国军队要确保芷江空军基地，就非阻敌于雪峰山以东不可。

南起于湘桂边境之大南山，尾翼倾伏于洞庭湖区的雪峰山，南北绵延七百余里，东西横跨二百多里，主峰海拔近两千米；主峰以下，千米以上峰峦岭脊则若潜龙隐伏、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道路险峻、密林丛丛，为匪盗出没之地……素有“雪峰天险”之称。

中国军队就是要凭借雪峰天险，将来犯之敌歼灭于雪峰山东麓。邵阳、隆回、洞口、新宁、武冈、洪江、芷江、辰溪、沅陵、黔阳、溆浦等地区遂成主要战场。

新宁，是此次会战的南部战场最先打响之地。

日军以摧毁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攻略战”，由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刚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亲自部署，合围芷江总指挥则为日军第二十军团司令官坂西一郎。

日军的兵力为五个师团、三个混成旅，以及伪和平军第二师和特种部队、战车部队等，总计八万多人，兵分三路，采取分进合击——两翼策应、中央突破的战术，企图合围芷江。冈村宁次另从东北调来五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队，飞机一百三十五架，用以抵抗中美空军的攻击和掩护后方运输。

应该指出的是，日军用以合围芷江的这五个师团，兵员已远未足额。如果按照其足额兵员计算，则兵力何止八万。故有一说，雪峰山会战日军兵力达二十余万。这“二十余万”，当以日军师团足额兵力而言。其实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兵力早已捉襟见肘。雪峰山会战中不少日军士兵为从日本本土新征而来的十六七岁的少年，由此便可见一斑。

日军以集结在宁乡、沅江的第六十四师团、独立第八十六旅团、伪和平军第二师为右翼攻击部队；以集结于邵阳、永丰地区的一一六师团、第四十七师团为中央突击队；其左翼攻击部队则为集结于新宁近邻东安、全州的第六十八师团之一部和第三十四师团主力。

日军的这个第六十八师团，就是曾围攻衡阳的主力师团之一。而同样作为左翼攻击队的第三十四师团，亦是攻打衡阳的总指挥、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的下属。左翼攻击队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攻占新宁县城。

因而，我叔爷倘若又参与支援新宁县城保卫战的话，那么，他所面对的敌人，就全是在衡阳血战中打死他的弟兄们的仇敌。只是他在跟着老春去参加什么紧急会议时，根本就不知道日军要向新宁进攻，更不知道上述的所有一切。

我叔爷虽然不知道这一切，但这个紧急会议的召集人，一个名叫屈

八、在我老家已经消失多年的人物，却知晓局势。

二

提起这个从我老家走出去的屈八，就连我那当过兵贩子、走南闯北、三教九流无不结识的叔爷都不认识。因而当我叔爷跟着老春来到紧急会议地点，老春仍然以乡人的礼性，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几个人抱拳打拱，说哎呀呀，各位老人家，害你们久等、久等了，接着将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介绍给我叔爷，说，群满爷，这位就是屈八屈先生，屈先生也是我们真正的老乡……他一说“是真正的老乡”，我叔爷立即用那只残留着余光的眼，将屈八从上到下扫视了一番：

“什么真正的老乡，我们这老街方圆几十里，哪里有姓屈的？我怎么不晓得有一个屈八？”

按照我们老家人的礼性，我叔爷这话就是没有一点礼性。同样，如果按照我们老家人的礼性，尽管我叔爷出言不逊，这位屈八先生也得礼性地、慢慢地做一番解释，把个来龙去脉讲清楚。而且在解释之前，得说明对我叔爷那不礼性的话毫不介意，因为知道我叔爷这个“老人家”是当过兵、吃过粮的；当过兵吃过粮的人，讲话是要冲一点的。可屈八先生回答的是：

“我这个屈八你当然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但许老巴你应该知道吧？”

屈八先生这话同样未依礼性之序，但他这话一出，我叔爷立即说

道：

“许老巴？！你是说十年前许家寨的那个许老巴？”

“对，我就是那个许老巴！”

“你是当年的许老巴？！”我叔爷惊愕了。

我叔爷能不惊愕？因为当年十七岁的许老巴，曾是老街及四乡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名人”。只是对他这个“名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讲法。一说他是条头上已经长角的青龙，只要碰上风霆雷暴，就是个上天的角色；一说他是个冤孽，谁家若摊着他这么个“好崽”，谁家就该倒霉。

许老巴的出名是缘于一个黑夜。

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夜，天黑得就如同一口倒扣的铁锅，把一切都扣在锅里捂得严严实实，使人看见的除了一片漆黑还是漆黑。

就在这黑沉沉的夜里，许老巴那十六岁的妹妹被土匪吊了羊。

许老巴的妹妹名叫许伶俐，人都喊伶俐女子。

伶俐女子这名字好听，比他哥哥“老巴崽仔”不知要好听多少倍。然许伶俐这名字和许老巴一样，是他父亲随口取的。许老巴生下来时，他父亲并没给他取名。他父亲说取名著什么急呢，猫啊狗啊都有个名，还怕人没有名？到时候发了财，就叫许发财。他父亲一心盼着的是发财。可到得儿子三四岁时，盼着发财的依然没有发财。他母亲见儿子没有个大名，便催着要自己崽仔的名字催得急，偏儿子说话有那么一点结巴，他父亲便不耐烦地随口说，好好好，要取名就取名，他既然讲话结巴，就叫许老巴。他母亲虽然嫌这个名字不好听，可丈夫是天，自己是地，给儿子取名是“天”的权力，女人这“地”只有听从的份。他母亲只能在背地里嘀咕：“老巴、老巴，想要他一世结巴啊？！”然而，自从给儿子取名许老巴后，家里开始发了。他父亲乐得哈哈的，说这是天意天意，若是早给他取名许发财，这财兴许就发不起来。你看那些取名

旺富旺财的，有一家旺起来么？名字还是要随口取，取得贱，越贱越好！

许老巴父亲这话旋为八字先生以“理论”证实。家里发起来后，他请了位八字先生来给儿子算命。将许老巴的生庚时辰一报，八字先生将“四柱”一摆，吩咐取红纸笔墨来。

八字先生执笔蘸墨，在往红纸上落笔之前，对许老巴父亲说，你儿子这命，是个值好几升米的命，若真要我直言，那几升米是不能少的。许老巴父亲虽然舍不得，但极想知道儿子的命，遂以豁出去的架势，点头应允。

八字先生便在红纸上写下许老巴的八字，但见各个时运段上，“劫财”累累。八字先生说，你儿子这个八字就硬啦，你看那么多“劫财”却依然劫不倒他，就是多亏你老人家给他取了个贱名，“名贱而实贵也！”若没有这个贱名，唉，那话，我就不好说啦。

“每逢时运到，总有劫财来。这‘劫财’，不仅是指财运被劫，官运亦碍，主他一生多波折。”八字先生解释说，“只是逢凶皆能化吉，三十岁后，大运连连，如潜龙出水，不中状元也当官。”

八字先生说许老巴“名贱而实贵”这话，许老巴父亲听得心里舒畅；说他儿子“不中状元也当官”，他不太相信。这山里伢子，到哪里去中状元？到哪里去当什么官？但八字先生说他给儿子取那贱名取得好是算准了，说得在理。许老巴父亲便实践诺言，打发了好几升米。只是那几升米，打发得他心里实在疼痛不已。

女儿出生后，父亲当然就更不会急着取名了。一来是这女儿本就不用取什么名，一个女人家，要什么名字呢？长大后嫁出去，入夫家的家谱都是跟着男人姓氏而写的，若嫁给姓苟的，就是苟许氏。通地方如是。二来他想着和许老巴一样，到时候随便喊个什么名字，说不定更能发。到得这女儿会说话后，和哥哥相反，口齿格外伶俐，他就给取了个许伶俐。许伶俐这名字不但让人觉得好听，而且让他的家越发越大。

这家越发越大，他的吝啬也越来越有名。

许老巴父亲的吝啬不但在八十里山是出了名的，在白沙老街都出了名。家里装满了一仓一仓黄澄澄的谷子，却只准许家里人吃苞谷棒棒，以霉豆腐下饭，除非过年过节才舂几升谷子煮饭吃，炒几个荤菜。买田买地是他唯一的心愿，也是他认定永世兴旺的唯一根基。

就在许伶俐被土匪吊羊的那天夜里，吃晚饭时，天已墨黑墨黑，可她父亲绝不准许点燃那盏豆油灯。他说吃饭就吃饭，点着个灯干什么？不点灯吃饭倘若有谁吃进鼻孔里去，他从此再也不姓许。全家摸黑吃饭时，他又念叨起他的发家经，说发家之难好比黄花女的奶子发奶，败家之易就如同崽吃娘的奶。“崽卖爷田心不痛呢！”他说，“凡事不节省还行？！”

吃完饭，这位父亲大人亲自抹桌子。他家只在农忙时雇有帮工的男人，女工是绝不请的。他有女人，有女儿，不惟要包揽家里的活，还要干外边的。女人和女儿对他来说，只是些能和他同桌吃饭的帮工而已。但抹桌子他必亲自动手，他怕他的女人和女儿糟蹋了掉在桌上的饭粒。

他抹桌子是先伸出左手，以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指头在桌上摸捏，将掉在桌上的饭粒和菜屑捏起，捏成一团塞进嘴里，然后再使右手抓着的抹布往桌上抹。这回他捏着捏着，竟然捏着了一团稀软的东西。他就破口大骂：

“吃多了的，塞×眼的，这么大一坨霉豆腐掉到桌上都不要，硬是要把这个家败掉！”

他边骂边将那“霉豆腐”塞进嘴里。一入嘴，不由得“哎呀”一声，忙往天井跑，跑到天井边，“哇”地一声大吐起来，将吃进去的全吐了出来。

他塞进嘴里的是一坨鸡屎。

这鸡屎不知是在吃饭前抹桌子没抹干净留下的呢，还是吃了饭后哪只鸡于混乱中跳上桌子留下的？反正是没点豆油灯，一片黑暗中搞不

清。

许伶俐咯咯地笑，笑得腰都直不起；许老巴也笑，但不敢笑得那样放肆。

许伶俐在咯咯地笑时，她父亲已吐净了腹内的苞谷粒粒和霉豆腐，吐净后复大骂，这回是点着女儿骂，凡有关女人的痞话全骂了出来，仿佛被骂的不是他女儿，而是该千人骑万人压的娼妇。他虽然没骂许老巴，但已觉出那鸡屎来得有点蹊跷。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有点怕这个讲话依然有点结巴的儿子。结巴儿子看他的眼神，有时竟如同豺狗子那样令他不寒而栗。

他父亲每当看到儿子那像豺狗子一样的眼神时，就想起八字先生说过的话，这小子硬是个命硬的克星，幸亏给他取了个极贱的名。

他父亲没想到的是，女儿的命虽然不硬，但那名字起得太好，败家的起因在这女儿身上。

当下父亲的脏话骂得许伶俐拔腿就走，走时只对她哥哥说了一句话：

“我今晚到晒谷坪睡觉去，随他骂个通宵，看他有好大的气力！”

山里女子胆大。胆大的许伶俐一个人睡到晒谷坪旁用以看守谷子的草屋里。就在这间草屋里，她被土匪吊了羊。

许伶俐被抓走后的第二天，一个樵夫带来土匪的口信，要许伶俐父亲拿大洋五十块去赎人。期限三天。

樵夫将口信送给许伶俐父亲时，急得不住地说，你老人家，快想法子筹钱吧，没有现钱就赶快卖谷，卖了谷子快去救你女儿啊！樵夫以为他家里只有谷子没有现大洋。

许伶俐父亲却一声不吭。

那樵夫如同搬救兵解城下之围一般再三恳求，说土匪不是要你女儿，只是要用你女儿来换五十块钱，你老人家只要把钱送去，你女儿就会回来的，若舍不得钱，那土匪是真会撕票的，你老人家如果在三天内

凑不足钱，我再去和土匪说，请他们宽限几天，总之你老人家先得松口，先得答应给钱……樵夫说着说着忍不住掉下了泪，说那么好的一个女儿，你老人家怎么就不着急呢？但无论樵夫怎么说，这个做父亲的反正是一声不吭，不愿发“一兵一卒”。最后那樵夫只气得恨恨地将挑柴的千担往地上重重地一戳，长叹一声，说世上没见过这般无情无义的人，那女儿只怕不是亲生的。走了。

樵夫走后，这个父亲一屁股坐到板凳上，狠狠地抽旱烟。

伶俐母亲闻讯赶来，要他快把大洋拿出来。家里的现钱都归他收着，藏在哪儿谁也搞不清。

伶俐母亲又是哭，又是嚎，可这个做父亲的依然只是狠狠地抽旱烟。

在地里干活的许老巴跑回来，将叼在他父亲嘴上的旱烟一把扯掉，往地上一扔，吼了起来，说：“到这个时候了，你、你个老、老东西还不把钱拿出来去救人，你、你真的要钱不要人啊？！”

许老巴一吼，他父亲跳了起来。他父亲吼道，你个扁毛畜生，你还想打你爷啊？！

父子俩皆发横对骂起来。儿子骂父亲才真是畜生，宁肯把钱藏着沤烂也不去救人。父亲骂儿子是忤逆不孝，想要把他逼死……

父子俩一对吵，母亲又赶紧两边劝。劝做儿子的让一让，劝做父亲的别这样……劝来劝去不见多少成效，猛地往地上一躺，双脚乱蹬，喊，我那苦命的女儿啊……

见母亲躺在地上，许老巴赶紧去拉母亲，等于一方先“停战”，做父亲的便也“撤退”，只是喃喃地说，你们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许老巴父亲独自坐到个角落里，卷他的旱烟、抽他的旱烟，想。

许老巴父亲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五十块大洋，等于要了他的命！

许老巴见父亲依然不松口，又要朝父亲冲去，他母亲忙拉住他的衣服，说：“崽啊崽啊，只能和你父亲好好地讲，吵是没有用的，待我